

Raymond is No Longer with Us Carver is Dead

·我·们·失·去·了·雷·蒙·德  
·卡·佛·死·了

·T·EUROPEAN·FICTION·2011·最佳欧洲小说·2011·

【波黑】亚历山大·黑蒙 编  
吴冰青 等译

译林出版社

最佳欧洲小说(2011)

我们失去了雷蒙德

——卡佛死了

〔波黑〕亚历山大·黑蒙 编

吴冰青等译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佳欧洲小说. 2011.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: 卡佛死了 /  
(波黑) 黑蒙 (Hemon, A.) 编, 李文俊等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  
社, 2013.1

(文学新读馆.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)

书名原文: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

ISBN 978-7-5447-3166-9

I. ①最… II. ①黑… ②李… III. ①小说集—欧洲—现代  
IV. ①I50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30334号

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

Copyright ©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by Aleksandar Hemon

Preface copyright © by Colum McCann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42号

书 名	最佳欧洲小说(2011):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——卡佛死了
编 者	[波黑] 亚历山大·黑蒙
译 者	吴冰青 等
组 稿	萧 萍
责任编辑	田 智
特约编辑	张 睿
原文出版	Dalkey Archive Press, 2010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5.5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166-9
定 价	1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六故事 001  
[葡萄牙] 冈纳鲁·M.塔瓦尔斯  
蒋文惠 译
- 世上最丑的女人 019  
[波兰] 奥尔加·托卡尔克佐克  
陈姝波 译
- 铁路边的旅馆 037  
[挪威] 弗劳德·格吕顿  
吴冰青 译
- 欲望 055  
[荷兰] 曼农·厄普霍夫  
叶丽贤 译

-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——卡佛死了 069  
[黑山] 奥格年·斯帕希奇  
严蓓雯 译
- 弗洛西亚姨妈 081  
[摩尔多瓦] 尤利安·乔坎  
邹海仑 译
- 西索伊院士的受聘感言 097  
[马其顿] 布拉泽·明聂夫斯基  
潘泓 译
- 仅物而已 111  
[立陶宛] 达努捷·卡琳奥斯凯特  
陈荣 译

尘

129

[列支敦士登] 斯蒂芬·斯普任格  
潘泓 译

艾尔莎·库戈的老年健忘症

149

[拉脱维亚] 诺拉·伊克斯提纳  
卢肖慧 译

六故事  
*Six Tales*

【葡萄牙】冈纳鲁·M.塔瓦尔斯

蒋文惠 译





## 纯真国度

悲伤无处不在，以至人们微笑就会有报偿。熙熙攘攘的城市人群中，几位便衣观察着路上行人，发现只有寥寥几个人面带微笑，于是，他们不动声色地上前，拦下面带微笑的人。

便衣自我介绍——“我们是政府派来的。”他们说——接着，提出查看微笑者的身份证，然后，记下他或她的名字和地址。

到了月底，这些微笑的人都收到一张支票。支票之外还附有一封信，写着诸如“二月份，发现您在街上面带微笑三次”的字样。

很快，这种做法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情绪气象。也不知是因为人们的贪婪，还是有赏微笑的方式真的改变了

人的性情，两年不到，这个国家就因为“国民那令人印象深刻、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”而声名鹊起，一家国际新闻机构就这么说。

此后不久，政府取消了这项微笑津贴政策，不过，却没有告知民众。于是，人们依旧脸上挂着各种各样愚蠢、浅薄、无聊且毫无意义的微笑。

### 一位老人

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阅读了——周复一周，他的视力每况愈下，就要瞎了——以至，老人想，这家图书馆世界最大，他至少要把里面所有藏书的书名读一遍。书名浓缩了书的精华，要是读遍书架上的书名，也就意味着他吸收了整个图书馆的精华。

元月一日早上八点，他开始从图书馆北翼读起。

他的头一会儿歪这边，一会儿斜那边，一会儿又正过来——像是精神错乱了一般，或者至少像是得了某种偏瘫——他读着每部书书脊上的书名。

要查看顶层书架上的书名，他得上图书馆专设的金属折梯。

极为小心翼翼地，他把折梯一直拖在身边，这样，无论哪层书架的书，任何一本他都不会漏掉。真的，他非常

细致——任何一本书都不漏掉——不过，进度也极其缓慢。到了六月，他才阅读到图书馆的南翼，此时，体力已日渐衰减：眼睛几乎看不见了。按照这种进度，他恐怕很难读完南翼的书名。死亡和失明双双逼近。

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图书馆馆员和来访者都给他加油，有人甚至上前帮他挪动折梯。

“我就快瞎了。”老人念叨着。不过，每个人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我就快死了”。

虽然越来越艰难，所幸老人还能读。现在，他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在读：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往外蹦。

终于读到图书馆的最后一本书。他异常费劲地读出书名。而后，他坐在一把椅子上，重重喘着气。人们不约而同鼓起掌来：老人真的做到了，凭着坚忍的韧劲。图书馆馆员和来访者都由衷地钦佩他。

老人坐在椅子上。

就那么纹丝不动地坐着，始终一个姿势。有人说他太高兴了，怎么会死。

## 舞蹈

他们信这个。双人舞不只是协调舞伴间互动的一套动作。双人舞远不止于此。

跳舞不只是身体接触，他们说，也是精神交流。踩着

舞步与舞伴起舞，就像生死关头两人共进共退。

他们说，舞到最佳境界，就像是舞者相互之间的潜移默化，舞者双方合二为一：彼此的身与心越来越趋向相互的平衡，直至完全契合。要是没有产生这么一种微妙又循环往复的身心交融，他们如是说，舞伴之间就不可能“和谐”共舞。

如果其中一位舞者比另一位要性情急躁很多，跳到最后，两人就不分上下了：不急躁的舞伴可能会——可以这么说——沾上点儿急躁情绪，而另一位也会少掉同样的那点儿。

所以，他们视舞蹈为一种优雅方式，可以修正诸如心智、体形、品德、经济、文化、举止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失衡。

尽管如此，事实却是，当人们意识到舞蹈会产生这类对等交换时，干脆就不跳了。谁都不想失去自认为自身拥有的那部分特质，让舞伴得了去。（人们多少都有些自恋，以至于会很自然地认为，在这样的交换里，自己是失去的一方，不管舞伴是谁。）有些舞者害怕失去自己的智慧，有些害怕失去体力，有些害怕失去金钱，还有些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。

跳舞的人不再跳双人舞。只剩下独舞。单个的舞者仍会在镜子前移动舞步，像是在缅怀过往双人合舞的那段时光。

## 国歌汇

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个人齐齐开腔唱起各自的国歌。于是：五首不同的歌曲，五门不同的语言，五种不同的旋律，一并发声。

相当混杂，让偶然听到的人心生疑惑。

语言和语言交杂在一起，旋律与旋律相互对撞，就像物体在尖锐碰撞，而后，逐渐消逝。

期间，其中一国的国歌歌词听起来就像是蓄意搅扰另一国的国歌歌词。

的确，往深里去，这明显就是一场战争，声音、旋律和歌词间的较劲。

五首国歌宛如五支各自成军的部队。

很快，其他歌者也加入这场声响的混战。来自其他国家的路人急急加入。他们无法忍受这当中没有自己国家的国歌。

这一切发生在一座大都市。数小时后，繁华的人行道上聚集了超过七十二位歌者，都在放声高唱各自的国歌。

在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耳中，这一片混杂噪声就像地面遭受了空中轰炸，叫声顿时响成一片。

忽然，所有的歌声都停住了。顿时，情景全变。

一时间，鸦雀无声，有可能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。

混战结束了。

“无声让人平静。”一位老妇人心想，她一直想探知其中究竟。

然而，虽然此刻寂静无声，那些歌者并没有平静。

他们每个人正在掏口袋里上了膛的枪。他们确信，只有枪才可以解决这场纷争。

### 无头妈妈与三个孩子

一位妈妈，没了头，一个人走着，找她的三个孩子。她人在后院：头被砍掉了，鲜血淌出了一条路。要是她的三个孩子来找她，这条血淌成的路很重要。这位妈妈希望自己能找到三个孩子，但是，头没了——于是这项任务非她力所能及。

在后院，没了头的妈妈四处瞎走，一大群鸡躲避着她，抬头看去，却不明白这无头的人形究竟是什么。

后院很大，头被砍了的女人继续走着，东碰西撞的样子，有点像蒙住眼睛的人在走路。对了，就像儿童游戏“马可·波罗”——不过，这位妈妈并非蒙住了眼睛，很清楚，她的头被斧子给砍掉了。她一路走，一路呼喊着她的孩子（奇了，她怎么能呼喊呢？），突然，她迷了路。在一处类似迷宫的地方，无头女人迷了路。在这个迷宫里，她一

路遇到形形色色的动物：山羊、猪、鸡、马——你能想到的各种动物。有两头猪在交配，但无头女人看不见。

三个孩子也进了迷宫，循着妈妈留下的血迹路径找了过来。

这位妈妈知道，她淌在地上的血是她稍后帮孩子们走出迷宫的唯一标记。因此，她很担心血流得太多太快，不过，她也知道她不能不流血。有时，她抬起右手，放到颈脖上，摸到头被砍去的地方，然后，用手舀出一点血，将血有意洒在地上。那些血闻起来很腥，也很浓烈；回头她循着味道走回来也就容易多了。

她的三个孩子跟在后面，一边呼唤着她，一边擦拭地上的血滴。最小的孩子在最后，由他负责擦掉妈妈留下的血滴，即便最淡的血滴也不能漏掉。老大说了，乱糟糟的，真丢人。真丢人，真丢人，老二也这么说。

他们呼喊妈妈，但是妈妈没听见。她头没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（虽然，我们仍感费解，没头的她怎么能喊出声呢？）她在前面呼喊孩子；孩子们听见前面传来的声响，继续循着血的路径寻去。

到了某处，妈妈的声音开始变清晰起来。三个孩子于是向前跑。跑在前面的，老大；最后面的，最小的老三。刹那间，孩子们找到了妈妈。妈妈没有头，老大尖叫，老二开哭，最小的老三吓得发抖。

即便没有头，这位妈妈也试图安抚他们。她问他们一

路上过来可有看见她的头。

他们说没有。

但是，他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头怎么被砍掉的？老大问。

谁砍的？老二问。

为什么被砍？最小的老三问。

妈妈答道：

是斧子。

你们爸爸干的。

因为嫌床上他的地方不够宽。

三个孩子坐下来，好一会儿没出声，之后，老大尖叫，老二开哭，最小的老三吓得发抖。

此时，迷宫上空突然一道闪电，紧接着雷声轰鸣，把他们都吓坏了；雷电交加，景象壮观。

他们被吓得不敢出声，抬起头张望，无头妈妈也不例外，不过，她只能弯了弯她剩下的还算完整的颈脖。

趁着这时短暂的一阵平静，妈妈又问：

你们看到我的头了吗？

多大？老大问。

多重？老二问。

眼睛睁开着？最小的老三问。

这么大，妈妈说，手举过颈脖，比画着头的大小。

重七公斤多。



还有，对，眼睛睁开着。

如果我的头看见你们，它能认出你们。去，找找看。

三个孩子立刻转身跑开，找妈妈的头去了。老大跑得最快，老二稍慢一点，老三最慢。老二回头看了看，想回去陪妈妈一起等，只不过，看见弟弟跟着他，他就继续往前跑。

最小的老三回头看，想回去陪妈妈一起等，只不过，看到两个哥哥仍在前面跑，他就也跟着跑。一起跑，一起跑！老大说，一直往前跑着。

三个人跑了三天三夜，第四天一早，日出之时，他们赫然发现妈妈的头就在他们面前，就在后院的地上。他们已经离开了迷宫，于是，他们开始向妈妈的头介绍自己：

我是你最大的儿子。

但妈妈的头没认出老大。

我是老二。

但妈妈的头没认出老二。

我是老小。

但妈妈的头也没认出老三。

三个孩子，妈妈的头一个也没认出来。老大尖叫，老二开哭，最小的老三在发抖。

伤心过后，他们愤怒了。老大开口骂妈妈的头，老二朝妈妈的头吐口水，老三干脆用脚踢妈妈的头。

他们决定抛下妈妈的头，重返迷宫，去和无头的妈妈